

# 颜值这回事

袁山山

最近整理家书，在一封大学时期写给父亲的信里，我看到了自己对容貌的自卑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我的照片可能没有姐姐的好，因为被照的对象质量差。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照片有过自恋感，甚至在与旁人的对比中，还会有一种小小的悲哀。女孩子总是想美一些的，但上帝已造就了我这副样子，并且连这副样子也难保持长久。当然，我是无怨言的，我相信命运。爸爸，我是有宿命思想的。

这封信写于1982年，我24岁，读大三。

也就是说，我在24岁的时候，依然为自己的容貌自卑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觉得自己颜值太低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也算草花有主了，也不乏“主”之外的追求者。但我依然认定自己长得难看，并且还由容貌谈到了宿命，可见思想包袱之重。

我对容貌的自卑始于少女时代。小时候妈妈带我和姐姐外出，一给人家介绍，这是我大女儿，人家马上就说，好可爱，真漂亮。但一介绍我，这是我小女儿，人家只会说，哦，挺文静的。

“文静”这个词，婉转地表达了不好看的意思。我那时虽然只有六七岁，也是明白的，但照样爬墙上树满世界疯耍，连“文静”这个词也索性不要了。等到了中学开始在意容貌了，却越发的难看。十三四岁应该是女孩子一生中颜值最低的时期，而我又黄又瘦又涩，更加不堪，加上小时候的顽劣儿也没有了，就一瘪塌塌的黄毛丫头。

因为自卑，见了人没点儿笑容，总是紧紧抿着嘴唇。不好看的人不笑就加倍不好看；也因为自卑，拍照时特别紧张，老是闭眼，不好看的人闭眼就加两倍的不好看。所以当父亲写信告诉我，我们家的合影已经取回时，我马上就心虚地说，我拍的肯定没有姐姐的好看（事实也是如此）。

父亲收到我这封信，肯定是好好安慰了我一番，我不记得具体内容了，只记得他用了苏轼那句著名的诗来激励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你别说，这句诗对我还挺管用的。我单纯地想，对啊，我不好看就更要好好读书了，书读多了气质就会好。于是我用这句诗做题目写了一篇随笔，中心思想是：女孩子长得丑，更要好好读书。

父亲还给我讲过苏小妹的故事，说苏轼有个妹妹长得不好看，额头凸，眼睛下凹。苏轼就拿她调侃，作诗一首：未出堂前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；几回拭泪深无底，留得汪汪两道泉。苏小妹虽然不好看，人却极为聪明，当即赋诗回敬哥哥：一丛衰草出唇间，须发连鬓耳杳然；口角几回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传。写完感觉不过瘾，再仔细端详哥哥，发现他长了一张马脸，且眼距很宽，五官不成比例，于是再作一诗：天平地阔路三千，遥望双眉云汉间；去年一滴相思泪，至今未到耳边边。最后这两句，估计是对马脸最别致的描写了。

老实说，这故事让我觉得，苏小妹的才气比西施的颜值更让我心生羡慕。

当然，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是觉得有趣，并不是针对我。我自付还没到那程度。但这些故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，让我觉得相比于相貌，还是聪明更重要。我们邻居有个漂亮女孩儿，成绩不太好，母亲说到她时用了一句俗语：聪明相貌笨肚肠。我暗想，那我宁可笨相貌，也不要笨肚肠。

母亲是不会认为自己孩子难看的。

本来，四时八节走亲访友之外，庄稼人从早到晚在田地里播种耕耘，不大出远门，一来是钱短，上路花销不起，二来农活缠人，摊不起闲工夫。

旷野路平，自从单车（自行车）兴起以后，情况有变。自行车上，常见那些喜期在即的恋人或新婚燕尔的小两口。他们心照不宣，喜欢同骑一辆车子出门。城里自行车带人，有违于交通规则，且乡下地广、人稀，寻的就是那份感觉！

农家小伙带上个姑娘，仿佛仙人点开了窍道，眉开眼笑，浑身冒劲。他蹬着车儿，却本能地、热切地感受着身后，直冲着脸迎过来的陌生人微笑，笑意里抛过来一股子眼神：“朝我身后瞧瞧！”车轮飞快，卷动一路旋风。身后那女子粉面含春，有意回避路旁的人，只把脸躲避风似地躲藏在他的身后。头上那纱巾或粉红，或鹅黄，像一缕燃烧的云霞在飞扬、颤动，抖动得猎猎有声；并拢的两脚微微翘起些，一双自纳自绣的精巧单鞋，像两叶彩蝶掠地相逐，像草丛中倏尔翩过的两朵鲜花；细密的牙儿咬住纱巾的一角，纱巾笼住一头乌发，也遮掩了多

所以母亲总是感性而直截了当地鼓励我。我给她看我和女同学的合影，羡慕说，她长得真好看。母亲看了一眼说，她哪有你好看？五官都挤到一起了，你看你长得多舒展。我这才知道，一张脸布局也很重要；还有一次我说，某某的眼睛好大啊，还是双眼皮呢。母亲就说，鼻子那么塌，眼大有什么用？我这才知道，原来鼻子对长相也有重要贡献。

斗胆说，我母亲也不算漂亮，属清秀类。有一天她下班回来跟我说，哎呀，今天我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个女人，长得太难看了。真的，我当即就在心里感谢我妈妈，没把我生得那么难看，把我生得普普通通。母亲手抚胸口，一副很庆幸的样子。我被母亲逗乐了。还真是，比起那些长相有缺陷的人来说，长得普普通通已经是挺幸运的事了。毕竟高颜值属于金勺子，含着出生的人不多。之后，我也时常在心里感谢我的母亲，把我生得普普通通。

后来看书，才知中国历史上有很厉害的“七大丑女”。排第一的就是我华夏祖先，黄帝的妻子嫫母，黄帝竟然用她的相貌来驱邪！尽管是传说，也够励志真的。后头跟着的几个丑女，也都是君王之妻或名士之妻，让人觉得占（男）人更看重心灵美，因为这几个丑女都是德才兼备的。比如齐宣王之妻钟离春，额头前突，双眼下凹，鼻孔向上翻翘（俗称猪鼻孔），头发稀疏干黄，骨节粗大，颈部喉结比男人的还要大。四十了都没嫁出去。但她饱读诗书，志向远大，还敢于给齐宣王进言，说他第一不重视人才，第二不虚心采纳他人意见，第三沉湎于女色，第四超标建设楼堂馆所。齐宣王也是了不起，居然接受了批评。为表示痛改前非，让这丑女子做了皇后。真是稀少的官场婚姻双重佳话。再说一个，东晋名士许允，进洞房一看到新娘子阮氏那么丑，转身要跑，被阮氏一把拽住。许允挣扎说，妇有四德（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），你不合标准啊。阮氏说，读书人有百行，百行为德为首，你好色不好德，也不合标准啊。许允被她说得哑口无言，心生敬意，不但与她完婚，还一辈子相敬

如宾。最后再说说诸葛亮之妻黄月英，据传这黄女士也是生得又黑又小，一头黄发，相貌猥琐（这个词真把她黑得好惨）。但她不但能诗善文，勤劳持家，还有军事才干，据传诸葛亮行军作战的利器“木牛流马”“连弩”等都是她教他的（本人不负责考证）。而且黄女士还研制出避瘴气用的“诸葛行军散”“卧龙丹”等药（真乃全才），强有力地助她夫君成就了千秋大业。

在翻阅这些著名丑女时，我发现两个现象，第一，那个时候的丑女都很聪明，不是她们在进化过程中先进化了大脑，五官被滞后了呢？第二，“七大丑女”都是南北朝之前的，之后没再出现过著名的丑女了（就一个苏小妹）。是女人们好看起来了？还是丑女们的智商降低了？抑或，是男人们不再看重心灵美了？（史书都是男人写的呀）。

有七大丑女还有四大美女（显然美女人选更严格）。虽然四大美女也都不笨，至少情商不低。但学识才华什么的，都赶不上前面七个丑女。最要命的是，美女们（四大之外还有好多）至今都背着红颜祸水的名声，男人们经常会把失败倒霉的事儿赖到她们头上。

如此，让我越来越觉得，没必要做美女（好像有得选似的）。对自己的容貌，逐渐变得心安理得起来。

但偶尔，还是会受刺激的。当年男朋友追我的时候，也有其他女孩子在追他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答应某某？或者某某？在我眼里，她们都比我颜值高。男友居然说，我奶奶说，不要找太漂亮的女孩子当老婆。我当即喷道：你的意思是我难看了？他连忙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也好看的。但此话已落下了口实，成为后来无数次吵架时我的常规武器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是我自己可能有潜在自卑。

之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，《穿过那片树林》（发表在1985年《青春》杂志），主人公苏铁就是一个丑女，但是倔强努力，不肯认输。大体上，是在写我自己。可见我当时的自我认知。

大学毕业我分到教导队教书。我们教导队有六个女教官，个个英姿飒

爽。有一次吃饭，我就依次夸她们，某某，你的皮肤太好了，玉脂一样；某某，你的丹凤眼好迷人；某某，你的身材真是窈窕动人；某某，你的欧式鼻子真洋气；某某，你的樱桃小嘴好可爱。

她们全都乐了，然后一起问，那你呢？我愣了一下，想了想回答说，我嘛，一样都不出色，但总体还算和谐。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长相作了鉴定。

婚后有了孩子，更顾不上自己的容貌了，加上人在部队，军装是主打服装，所以从来没在化妆和时装上，投入过太多的精力和钱财。偶尔穿件新衣服，或换个新发型，一照镜子，又泄气了，感觉怎么都不对，遂不去想它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竟然被人夸奖了。外出开会或者参加笔会，总会遇到几个夸我好看的人，有男有女。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作家，她竟然说，你这么好看，能安心在家写作吗？我心里既高兴又困惑，就回家问先生，他们都说我好看，我是真的好看呢，还是他们哄我高兴呢？先生打量了我一下说，中年妇女嘛，气质好就可以了。

这这，真的实现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么？

后来就有了“美女作家”一说，老实说，我特别不喜欢。有几年很流行，外出被人介绍是作家时，对方马上跟拜年似的来一句，美女作家呀。我真觉得闹心，因为这顶帽子对我来说死沉沉的，感觉自己瞬间矮了几分。当场扔回去吧，拂了人家的好意，不扔吧，只能佝偻着身子。

相比，我还是更喜欢另一个说法，中等美女。据说还有一首同名歌。我一听到这个就对号入座了，坐得极为踏实。尽管人家说“中等美女”是带有安慰性质的提法，就好像说笨人“很厚道”一样，但我还是极为认可。

“中等美女”有太多好处了。第一，毕竟中等，不至于太自卑而（丑女）多作怪；第二，毕竟中等，不需要在容貌上花太多时间和钞票；第三，毕竟中等，没那么多人围观打赏（以至于浮躁）；第四，毕竟中等，不会为红颜易老美人迟暮而伤感——咱中等美女，老了无非就是更慈祥嘛。

其实在我看来，颜值这回事，就看你怎么想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拓宽来想。我认识一个女人，长相一般，但声音特别好听，迷倒不少人。由此我想，假若你相貌一般，但你的谈吐动人，你写的字漂亮，你的歌声迷人，你穿衣有品味，你举止得体，你健健康康充满活力，你开明乐观喜欢大笑，那你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人生何处无颜值？

## 笔会

过年  
文洵沙

母亲绽开笑脸，  
向春天发出信息。  
那欢乐祥和的电波，  
洒满晴空万里。

问那朝朝的小鸟，  
你正飞向何方，  
或在哪个枝头栖息？  
可曾听见清脆的鸣叫，  
那声声都在你童年的梦里。

儿女们忙忙碌碌，  
肩膀上扛着生活，  
东奔西走，  
走南闯北，  
不用召唤呀，妈妈，  
我们每次远行，  
都是离你越来越近！”

我要说这诗写得不好，那可真是自讨没趣了。文洵沙这个名字也是陆老师起的，反正这首诗是陆老师写的，但里面有我的句子，所以我在杂志社声称，文洵沙是我陆老师的笔名。  
另外一件事也和诗歌有关，新年里我们诗歌学会想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，我去找陆老师，要他支持一下。陆老师说，我又不写诗，支持什么？我把陆老师的一本书《老苏州》序言中的文字，加了一个“于是啊”，然后分好行打印出来，去送给陆老师。

生命的留痕  
陆文夫

一座半圯的石桥  
一幢临河的危楼  
一所破败的古宅  
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  
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  
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散落  
这些史无记载的陈迹

那铺着碎石的小街  
也许有许多名人走过  
那深入河中的石级  
曾是妇女们的捣衣之处  
你可以在月光下  
顺着石级往上去  
去倾听那历史的回声  
去看那逝去的碧波  
历史的残留  
是往事的画图



人间烟火

# 我所记得的陆老师

陶文瑜

陆文夫老师原先不常到杂志社（陆文夫先生当时任主编的《苏州杂志》——编者注），陆老师来的时候，汽车就停在青石弄口，青石弄差不多有二三十米，那时候陆老师已经不能一口气走下来了，他要在邻居家放在弄堂里的椅子上坐下来歇一会，再向前走过去，到了杂志社，还要在门前的椅子上坐一坐。后来这一段路也走不下来了，下了汽车就坐在轮椅上，由驾驶员小郁推着进来。

有一回我送他出门，他坐到轮椅上，我要去推他，他说，等一会，让小郁来。我说是不是小郁汽车开得好，所以你以为他轮椅也推得好呢？陆老师也不好说什么，由着我推出去。

差不多就是那一阵，陆老师到杂志社的次数很勤，有时也没有太多的事情，讲讲说说一坐半天。

我一向不是每天都去上班的，上班也不守时。陆老师要去单位，打电话让小郁开车去接，小郁再打电话给我，说是陆老师要来了。我就急匆匆赶过去。

陆老师从没对我的上下班说过什么，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怕陆老师，就觉得要做个样子吧。

那天是星期一，陆老师来了就坐在我们办公室，临走说了句明天我要来的。第二天下雨，我是十分不喜欢雨天的，平时下雨肯定不出门了，想到陆老师说要去，就打了车到单位。结果快到11点了，陆老师还没来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陆老师，你怎么还不出门呀？陆老师说，我出门干什么？我去哪里？我说来上班呀。陆老师说，谁说我要上班啦？我说你昨天自己说的呀。陆老师说，瞎搞，我什么时候说过。我就说，陆老师，你这样三天两头上班，我不来呢，怕你牵记，我这样上班呢，实在有点吃不消，要不你还是调整一下吧。

后来为陆老师守灵，管阿姨说，有一阵子陆老师上班有点起劲，因为待在家里呢，我要做家务，他也没人说个话，所以一直往杂志社跑了。

现在我上班的时间多起来了，一直待在杂志社，等等不来陆老师了。

好几年前搭陆老师的车去南京，一路上说说讲讲，我说，陆老师，你的名字“文夫”倒可以对一个“武汉”的。陆老师说，蛮工的。

我说，“陆文夫”可以对“五姑娘”，就不太工，是不是？

陆老师说，你碰着点啥了。

我们杂志扉页是诗配图，我干这个活的次数比较多，陆老师对我写的诗歌，还是比较肯定吧，只有过一次例外。当时应该是编新一年的第一期稿子，陆老师对第一期一直十分下功夫，有时候细如绣花啊。

那一期的扉页是一个阿姨在家里切菜，意思是过年了，老人在忙活团圆饭。我配了一首诗送过去，陆老师不满意。我只好再修改一稿，发到陆老师的信箱里。

晚上回到家，陆老师已经有回信了：“你今天送来的诗，也不行，而且越写越走。我借用你的二稿，改了一下，你看如何？”

似乎把自己也画了进去

现在，我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驱车而过  
现代的柏油路上  
谁能讲得出什么名人走过  
好像谁都走过了  
留下一溜烟  
早就被风吹走  
好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  
却好像什么地方都没有停留  
于是啊 突然想起过去的他和我  
在历史的残留中  
寻找生命的遗痕  
在汹涌的潮流中  
寻找那失去的自我

陆老师看了很得意，写了一辈子小说和散文，竟然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诗歌。陆老师说，我写散文注意到里面的内在韵味的，你阿看出来？我说，陆老师，我就是看出来以后才要你参加诗会的呀。

这首诗后来刊登在本地报纸上，我希望以后编辑陆老师的全集，能够选用进去，我要再读起，能够想起开心时候的陆老师。

几年前我为电视台写《苏州老宅》，提到青石弄5号时，说是有一回陆老师提着一坛黄酒去北京看叶圣陶，他们喝酒聊天，叶圣陶说，我在苏州还有一幢房产，给你派一些文化用场吧。

陆老师说，没有喝酒这回事，话倒是差不多，当时我就请叶老落个字据，不然我回来说叶老把房子交给我了，也口说无凭的。

我说，陆老师，叶老是不是叫你小陆的？

陆老师说，不是，叫陆先生。  
杂志社门一开，陆老师走出去，就是陆主编，杂志社关起门来，陆老师更像一个家长。

大家开会，陆老师说我好话，临了总要加一句，你个人欢喜听表扬的。我就向他提出来，我说最后一句话是你的心理活动，没有必要说出来的。陆老师说，我讲得阿对啦？我说你这样一讲，显得我其实没有什么好，你不过是敷衍我一下罢了。

荆歌写了一篇文章，说是陆老师庇护我什么的。陆老师来杂志社开会，指着我说，人家在报纸上说我庇护你哪。我说，哪有这事，荆歌在瞎说，你对我这样严格，还庇护？

中午会议结束，我送陆老师出门，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陆老师自说自话地说了一句，我是庇护的。

杂志社的饭局，都安排在老苏州茶酒楼，老苏州的毕师傅也是特级厨师，却不是每道菜都出色。陆老师吃得好，会叫毕师傅喝杯酒，再赞扬几句。吃得不好，酒肯定是没有了，还要说说道道。陆老师说，你看看你的酱方，做得开额骨头的呀。毕师傅什么话也不敢说，立在一边，像个被家长检查作业的孩子的样子。陆老师住院期间，想吃什么菜了，毕师傅休息在家也会赶过来，上灶头烧好了让小郁送去。

陆老师晚年还喝一点酒，但已经限量了，我们一起去，管阿姨就关照看着他一点。

一次吃饭，陆老师喝了二小杯子白酒之后，我们说差不多了，陆老师也不再争了。这时候同桌的一位有事先走，服务员端了一人一小碗面上来，我说粮食浪费可惜的，就把多出来的面条端到自己跟前。我话音一落，陆老师眼明手快地将人家留下的半杯酒拿了过来，陆老师说，老酒浪费也可惜的。

我还听陆老师说起过他去南京看方之，赶到方之家里，正好中午刚过一点，方之已经吃过午饭了，见到陆老师当然很高兴，拖着鞋子去附近面馆买了一碗面，临了想到陆老师要喝酒的，就买了一小瓶老酒倒在面碗里了。

我问陆老师说，你吃了吧？  
陆老师说，吃的呀。